

溟海風雲

第一輯



期 限 表

请于下列日期前收

滨 海 风 云

第 一 辑

中共丰南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

一九八三年十月

前 言

丰南县是唐山市的滨海县份之一。南临渤海，北靠市区，东与滦南接壤，西与汉沽相连，沙河、陡河纵劈南北，京山铁路横贯东西。一千五百余平方公里广袤的平原，风光绮丽，气候宜人，物产丰富。除盛产小麦、玉米、水稻、高粱等五谷之外，更有棉花、芦苇、白菜等土特产品，遐邇闻名。加之南部沿海的海、淡水产，真可谓鱼米之乡。

在那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斗岁月里，丰南县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是我冀东人民对敌斗争的前沿。在这片土地上，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过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罢工、罢教、抗税、抗捐，有力地打击了封建势力的残酷统治；同心同德，协力抗战，粉碎了日本侵略者的五次“强化治安”；艰苦卓绝，顽强斗争，战胜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扫荡、清剿。在这片土地上，有数不清叱咤风云的革命英雄，有说不尽可歌可泣的革命史话，有写不完惊天动地的光辉业绩。

为了配合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颂扬革命前辈，教育子孙后代，从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出发，我们选用部分党史资料，编辑出版了这本史册，希望她能为回忆、记载、保存、流传丰南县革命斗争史实，发挥应有的作用。

这本书所收集的文稿，从时间上，是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起，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止；从范围上，主要是发生在丰南县境内的革命实践活动，也有少量的是本县老同志在外地的战斗回忆；从形式上，全书共收入老同志的革命回忆录十四篇，革命斗争史话七编，革命故事五篇，革命烈士传记五篇；从内容上，力求忠于历史，事迹翔实，文笔流畅。所载革命故事，是以历史事实为基础，在表达方式上经过一些艺术加工而成。

但是，因为我们的编写水平有限，又缺乏经验，调查研究也不够充分。这本书从内容到文字，讹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各位同志给予指谬和斧正。

在编印过程中，承蒙许多在丰南工作过的老同志的热情关怀和大力支持，在这里，我们谨致谢意。

编者

一九八三年八月

目 录

· 革命回忆录 ·

宣庄西八村的抗税斗争·····	李一夫 (1)
忆学生运动·····	宋敏之 (6)
黄龙桥遭遇战·····	安 靖 (14)
记“教联”罢教斗争·····	李一夫 <u>王维昕</u> (18)
丰南县破交歼敌·····	武 宏 (28)
沙陡河畔播火记·····	刘正舟 (33)
路南工作团琐忆·····	白云生 (50)
海防区斗争的回忆·····	武汉兴 (67)
战斗在渤海平原上·····	杨正春 (81)
难忘的战斗岁月·····	于秀峰 (103)
黄米厥脱险记·····	李树发 (124)
歼灭伪蒙骑兵的战斗·····	史向荣 (127)
赤胆忠心保公粮·····	赵忠海 (142)
扑不灭的烈火·····	集体回忆 (146)

· 革命斗争史话 ·

荒滩烈火·····	冯国廷 刘长太 (161)
鬻业风潮·····	峻 钟 (168)
抗日大暴动·····	王俊忠 关仁山 (193)

崔比激战.....	刘长太(202)
活捉王子林.....	刘长太(210)
滩沟歼灭战.....	关仁山(216)
柳河之战.....	关仁山(229)

• 革命斗争故事 •

漫水桥上的战斗.....	冬 人(239)
巧取石印机.....	关 晨(243)
硫酸雷威震敌胆.....	峻 钟(254)
智擒女奸细.....	唐 珊(263)
大麦铺之战.....	迟 闻(272)

• 革命烈士传 •

赵寿山同志传略.....	曹枫衣 冯国廷(276)
王家义烈士小传.....	刘长太(282)
共产党员王翠兰.....	史向荣(289)
邸金芝烈士小传.....	县妇联(300)
忆刘醒华同志.....	田 心(304)

(插图: 张敏杰、杨永家、左德福、王大军、郭敏)

宣庄西八村的抗税斗争

李一夫



一九三三年秋，日寇铁蹄践踏了华北大好河山，蒋介石不但不抵抗，反而向我根据地发动了疯狂的军事围剿。为了配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京东特委举行会议，决定组织民众，起来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逐步开展武装斗争。

当时，丰润县有两大土豪，一是北夏庄的山大王何荣光，一是老铺的海大王李莲溪。李莲溪依仗权势，跑马为边，霸占了土地约两万八千四百亩，占有苇泊二万七千亩，方圆几十里都是他李家的庄田。此外，还设有分粮庄子十三处，有当铺、烧锅、钱庄、粮行等作坊和商号共二十八处，雇长工二百五十多名，丫环、老妈子二十多名，管家、掌柜、护院、打手几十名。家中骡马成群，使奴唤婢，骄淫奢侈。他横行乡里，欺压百姓，鱼肉乡民，真可称是沿海地区的一霸。

他的势力范围，一直扩展到宣庄一带。宣庄西的八个村，长八里、宽八里都是他家的户租地。每年秋季，李家都要派人在西八村设场收租。所有租户，打下粮食，都要先运到场上，按产量四六分粮，即租户得六成，地主得四成。李家的掌柜的到场收租，还要由各租户分摊“饭钱”、“笔钱”、“墨钱”、“纸钱”，更令人气愤的是李莲溪作为地主却不负担对国家的赋税，反而借口土地座落在各村，要种地的农民由所得的六成中摊销。农民弟兄，终日辛劳，出国税、重租，层层盘剥，再除去籽种肥料，已经是所剩无几了，偶遇天灾，那就更加饥寒交迫了。

一九三三年初，组织上安排我到了宣庄高小。我当时是丰润县党的负责人，公开身份是学校的会计，任务是在这一带发动群众，壮大组织，首先是在教师中发展党员，逐步向农村开展工作。来到宣庄后，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了解，很快地搞清了李莲溪在这一带的剥削手段和农民的生活状况，尤其令人吃惊的是，西八村不仅贫农和中农耕种的土地是李家的，有些地主和富农的土地也是李家的。这些人，即是地主、富农，也是李家的“佃户”。这样，真正的佃户就要受到双重剥削，其悲惨境况更是可想而知了。为此，对海大王李莲溪的不满，就不仅是那些基本群众，其中自然包括小地主和富农。斗争的性质，不仅局限在阶级斗争的范畴，也包含着统一战线问题。当时，我党在这一带，还没有发展到公开领导农民群众与地主进行斗争的程度，要使广大基本群众改变贫困状况，摆脱剥削压迫，只能因势利导地动员他们，启发他们起来和地主老财斗争，并及时给予支持和指导。

秋天，李莲溪家来这里设场收租之前，大翟庄的何荣臣

来学校找我，商量眼前的收租事宜。何荣臣的父亲是富农，他家的土地、住房都要交租，因我这时已当了半年多的会计，经常接触些契稅事务，又兼他家和我有点亲戚关系，故此乡亲们就委托他出面与我商量对策。其实，他们并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我联系实际给他们讲解一些马列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进一步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并告诉他们团结起来就是力量的道理。对他们的正义斗争表示支持，并当即商定了开展斗争的具体方法和策略。

金风飒飒，稻谷黄熟，秋收时节到了。农民兄弟辛勤的汗水浇出了丰收的果实，通过一个时期的群众工作，西八村的民众也都动员起来了，有的还拿起武器，严密地封锁了各个路口，就是不让李莲溪家收租掌柜进村。同时，佃户们男女老幼一齐出动，昼夜抢收抢打，把粮食全部运回自己的家里。一场声势浩大的抗租斗争就这样开始了。

多少年来，默默无闻的贫苦农民觉醒了，第一次起来斗争了。他们群情激奋、热气腾腾，齐心抗租，这在当时引起很大震动。

这场斗争，深深触痛了恶霸李莲溪。听了收租掌柜的报告，他气得暴跳如雷，七窍生烟。但又慑于佃户们的声势，不敢直接出面交涉，就急忙写了一纸申文，仗着自己有钱有势，告到当时旧县政府。旧政府的利益，本来和大地主是一致，抗租不交，本以越轨，武装抗租就更是大逆不道了。他们立刻动用了军警，把组织抗租的三位骨干抓进了丰润县政府，企图以此来扑灭这场斗争的烈火。

斗争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原来予想的方案很难实现了。面对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何荣臣等又找我商量对策。研

究的结果，准备按当时的法律程序，和李莲溪打官司，把非法斗争转入合法斗争。这就叫你有一控，我就有一诉，打官司的呈文是我起草的，内容主要是指控李莲溪对农民不合理的租税以及他们不交国税盘剥农民的罪行。我们一面通过各界舆论，敦促县政府开庭审判李莲溪，一面继续做好群众工作，坚持抗租不交，同时安顿好三户被扣押者的家属。克服一切困难，把抗租斗争坚持下来。

一九三四年的秋收又要到了。由于旧政府的庇护，李莲溪虽始终未被审判，可是，西八村所有佃户全部坚持了一年未交租税。这也足以使李莲溪感到头痛。这时，我们又在筹划和安排着新的斗争，更加周密地做好布置，决心把抗租斗争进行到底。消息传到李莲溪耳朵里，他倒先顶不住了，唯恐这样相持下去，自己将承受更大的经济损失，与其让农民抗租，自己一粒不得，还不如干脆将地作价卖给佃户。于是，他主动开始四出托人调停，后来，竟找到了我。原因可能是何荣臣常来学校找我，我也常去大翟庄一带，这些事他们已有了耳闻。当然他们是不会知道我是共产党员，更不知道这时我已是丰润县委书记了。而且西八村早已经有了教员张建堂等共产党员在活动了。为了避免引起他们怀疑，不至于暴露身份，我们采取了更加隐蔽的斗争方式。

他们托了宣庄高小的高迺宾校长向我说情，高校长是当时比较有影响的先生，他找到我说：“我和李莲溪的父亲乃是挚友，据悉，西八村的抗税一事与你有些干系，想来，你一定可以左右其局势，这事还需你鼎力相助哇！”

当时，我既不能承认这事是我组织的，也不能放手不管，坐失把斗争引向胜利的良机。因道：“西八村的抗租，

是农民们不堪忍受，自发起来斗争的，他们找我，不过是因为我当过会计（当时，我已担任国文教员）懂些契稅事务而已，不过，这事既然校长愿意从中插手，我出面跑跑腿还是义不容辞的”。此后，我就反复奔走，与佃戶们切磋，终于达成了协议。迫使李莲溪把土地做价卖给了佃戶，每亩二十元（一地养二民的戶租地作半价）。从此，这一片土地就成了佃戶们的产业了。过户的手续就是在宣庄高小办理的。按照条文协议，被扣押的三位为首人物，也无条件释放回来，这次斗争，以非法开始，以合法告终，取得很大胜利，对当时的封设势力是一次有力的打击。

农民们不但免了租稅，而且有了自己的土地，大家欢欣鼓舞，庆贺胜利，准备迎接又一个秋收。更有趣的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认为我出于热心帮助他们打赢了官司，按旧社会的习俗，非对我进行酬谢不可。有一天，何荣臣带着两名佃戶代表，拿上猪腿一大只，香烟四条，好酒一罇，到学校找我致谢送礼，弄得我哭笑不得，左右为难。作为共产党员，收礼是不对的，但若不收，又没法向他们解释。无奈只好留下这些东西，又拿出我的部分工资，置办了两桌酒席，請上学校同事，连同来人一起大吃一顿，算是共同庆贺这次抗租斗争的胜利吧！

注：李一夫，现任国家外贸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委员。

（王俊忠 整理）

忆 学 生 运 动

宋敏之

在丰润县城南二十余里的地方有一座平地崛起的孤峰——车轴山，这就是冀东地区成立比较早的学校——丰润县车轴山县立中学所在地。这里学生人数比较多，教学设备也比较好，是当时冀东地区声誉较高的学校。

这所学校，虽然名为“洋学堂”，但封建教育思想严格地统治着学校，学生只准埋头读书，不准有任何自治活动。所有国文教师全是清末的举人、秀才、拔贡、案首之类的八股老古董。他们都兼班主任。学校虽然也设英语、数学、物理、化学、博物等近代科学课程，实际上是封建加欧化的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教育体系。在国民党“北伐军”未到冀东之前，我们学生很少听到共产主义、三民主义的词句。可见当时对学生思想的控制达到了何等严密的程度。

一九二八年春季，国民党“北伐军”到达冀东之后，车轴山中学广大学生在当时丰润县地下党组织领导下，自动组织起来，参加了社会上反对旧势力的斗争。首先，学生们和当时全县中小学教员们联合在一起，驱逐了旧教育局长潘惠林，接着全校学生又团结起来打倒了校长郭礼航，把统治全校教育的老古董驱除干净。这样，全县教育界的两大头被

(潘、郭)被打倒之后，全县六个中心高等小学的校长也被打倒，教育界的封建势力一扫而光，教育阵地为革命的新生力量所掌握。这时候，王玉书担任了教育局长，并派赵玉生、张旭初到车轴山中学主持筹备工作。到这一年的暑假后，县教育局派董治良来校当校长。董治良通过教育局，先后聘请了五十多位年轻教员来校任教，原来的教员留校的已寥寥无几。这样一来，整个学校一扫过去腐朽愚昧状态，面貌为之一新。

这期间，当时社会改革，破除迷信的群众运动风起云涌。由地下党员苏乐尧等人亲自动手，把县城内城隍庙和天官寺的泥塑推倒。全县各村土地庙的泥像也被群众推倒。车轴山中学的学生们为响应这一伟大的群众运动，也把山颠三层高阁的关公打倒在地。

在车轴山中学附近有三个集镇，除了三女河比较远，学生们每逢集日都到任各庄和老庄子进行宣传，向群众讲解三民主义，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打倒土豪劣绅、取消苛捐杂税等革命道理。

当时学生们的革命热情很高，他们的真心诚意唤起了民众。为了取消苛捐杂税，学生们把斗称牙行赶出了集市，并制止了骡马市场的经纪人从买卖双方渔利的非法活动。在当时高涨的革命形势下，所有经纪人与斗称牙行等剥削农民的寄生虫，都不敢违抗学生的革命行动。但由于政权掌握在国民党派来的反动官吏手中，他们当然不会明令取消苛捐杂税，不会建立新的农贸交易制度来代替旧制度。因此，只靠学生们一时的革命热情，是无法从根本上取消这些的。但是，这些经纪人与斗称牙行也由公开转入隐蔽。有时学生们

在东头宣传，他们就跑到西头活动，等学生们赶到西头，他们又跑到东头，继续搞剝削活动。

一九二八年春、夏之交，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车轴山中学的学生革命斗争不断发展，取得了打倒潘惠林、郭礼航的胜利。但是在这一运动中，中学生中也有一部分保守势力，他们反对这样的运动，如四年级学生就要毕业了不参加打倒潘郭的斗争，于是我们三年级学生就占了领导地位。

当时，我经常同当时丰润县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同地下党员苏乐尧、韩旭楼、陈仲允、张维宇、李荫轩等人认识。而最熟悉的是郑洪勋（共产党员），我到县里办事都住在他那里。郑洪勋经常跟我讲，国民党不是真正进步的革命党派，而是不彻底的改良主义，真正彻底的革命党派是共产党。他给我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考茨基、托洛茨基、布哈林；讲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还有革命过激派“绿色第四国际”等等。对于这些，对我来说都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郑洪勋还给我看《新青年》。后来他见我真心要求革命，做一个彻底的革命者，就由他介绍我加入了共产党，成为车轴山中学学生中第一名党员。

我入党后，认识了张梦松同志并知道他也是共产党员。以后渐渐地接触了许多共产党员，如苏乐尧、韩旭楼、陈仲允、李荫轩、张维宇等。

一九二八年冬，根据形势的需要，张梦松、郑洪勋到车轴山中学当文书。这时他们已同上级派到丰润县的地下党负责人吕职人接上了组织关系。后来，李子修也到农村，负责领导农村地下党的工作。至此，全县中小学教育战线已建立起一套党的秘密组织系统。当年冬天，我们就能经常看到顺

直省委的秘密文件《前线》刊物。

我记得第一次成立党支部是在车轴山中学的附属小学里，学生中就我一人。此外，党员有郑洪勋、张梦松、附小校长张义祥，还有一个小学教员徐×卿。当时推选张义祥为支部书记。大约是每两个星期开一次会。中学这边教员中谁是共产党员尚不清楚，因为没有联系。据郑洪勋说，新来的教务长王硕儒是党员，校长董治良也是党员，但无组织介绍不敢联系。学生中当时就我一个党员。因此支部决定大力慎重发展党员。

首先发展入党的是跟我最要好的几个同学：吴爱江、李焕春、冯殿选。然后在本班又发展了一些品学兼优的学生，如李致祥、李保忠、王恩江等。然后在其它班发展一些品学兼优的学生入党，如李育三（尔重）、张成善、张彭德（彭德）、刘崇善（刘尚之）等。这样从一九二九年初到年底，在学生中共发展党员二十人左右。还有一些人姓名已想不起来了。

一九二九年初，根据郑洪勋说王硕儒是共产党员的线索，我主动与王接触。经过几次探询，他承认是党员，并说明他目标较大，须尽量隐蔽。因为他过去同李大钊关系很密切，在乐亭中学当过校长，也曾在顺直省委担任过负责工作。国共合作分裂后，国民党很注意他的行动。因此，尽量不让他出面，以免暴露。王硕儒也曾把一些共产党员请来学校，一方面教书，一方面隐蔽。如杨和贤（杨明斋，莫斯科中山大学付校长）、黎巨峰、程照明等。我记得支部曾在附小请杨和贤讲过马克思主义与共产国际历史等。同王硕儒接上关系后，国文教员袁効之、刘蒙山、韦秉刚等也接上了。

系。还有付浮沫、花仙舟、胡一若等几个人，据了解过去是党员，但国共合作分裂后不愿再参加党的活动了，这样，全校学生中有二十左右名党员，教员中有七、八名党员，学校里共有三十左右名党员了。此外，还有几个已脱党但还同情革命的人。这时候，全校革命力量是比较强大的了。

一九二九年下半年，根据顺直省委指示，学校建立了在省委直接领导下的车轴山中学党支部。由于我是学生中第一个入党的，大家都推选我当支部书记。冀东的特派员叶善之常来学校。还有团省委书记吴正廷，也代表省委常来传达中央政策和省委指示。我们还在唐山建立了交通站，每隔一段时间，我就去交通站取文件或省委给支部的指示。

党支部建立后，党在学校中的作用已经发展到影响学校行政权力行使的程度。当时董治良是校长，而他事事都找我征求意见，如聘请教员问题，学校制度改变问题等等。支部对学校工作有何建议，也向他提出，他一般都能按我们意见办。特别是对有一些政治上不进步的教职工和明显的国民党员，我们提出要解聘，董治良都会同意。为了发展党员的需要，我们提出发展党员对象和党员须调配宿舍，我们把调配名单交给董治良后，他都按我们的意见安排了。总之，这期间，董治良对党支部的工作配合是好的，虽然他沒有公开露面参加支部的活动，但他在暗地里用实际行动给了我们一些支持。

一九三〇年初，寒假过后开学，学校按我们的要求安排宿舍，大家都很满意。

我到学校的那天晚上，董治良告诉我，王硕儒已去北京，不再回学校了。因为他在这里再呆下去对本人和学校都

不利。他不是一般党员，不易再在学校隐蔽，所以让他走了。董治良还说，把县党部陈仲允调来当训育主任，领导党的工作。我当时听了很惊异，对董很不满意，为什么事先不打个招呼？因为我知道陈仲允虽然是共产党员，但此人品质很坏，受到当时多数党员的反对（此人以后在国民党清党时叛变，当了国民党的走狗）。

从董治良那里回来后，我向多数党员谈了这两件事，大家对董治良都很有意见，认为其中有阴谋。尤其对陈仲允来校领导党的工作，大家坚决反对，其他党员教师也认为此事董治良办得不合情理，应当进行斗争。

正当党支部讨论如何对待这些事情时，突然顺直省委派吴正廷来校传达省委决定：唐山驻军闫锡山部队中有一个连酝酿搞兵变已经成熟，准备把部队拉到丰润北部山区开展游击战，让我们先派三个学生去搞宣传工作，另外再选一个人担任兵变后部队与省委的交通员。

当时支部大会就此事展开了讨论。有的党员教师也表现不积极。但多数党员是兴奋的，认为这才是真正的革命实际行动。李育三、张致祥、张成善三人报名去随部队作宣传员，吴振江被选派去作交通员。

李育三等四人去唐山后，张彭德、刘崇善和一个服务员陈云生也要求参加宣传工作，我也把他们三人送到唐山交通站。

从唐山回来后，我就积极准备迎接暴动军队的工作。当时我们的想法是，只要部队路过车轴山，就可以把许多平时接近我们的学生带去参加部队。

在暴动的当夜，我去找董治良，说必要时把校警的枪支